

从《难经经释》看徐大椿的治学特点

★ 赵晶¹ 刘姝² (1.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50014; 2. 山东大学新药评价中心 济南 250012)

摘要:徐大椿乃我国清代著名医家,于医理造诣颇深,临证亦不同凡响,其所著《难经经释》在历代《难经》注本中亦是较好的一种。从该书中探讨和挖掘徐氏治学特点,以期对后来研究者略有启发。

关键词:徐大椿;难经经释;治学

中图分类号:R 221.9 **文献标识码:**A

徐大椿乃我国清代名医,博学多才,于医学理论造诣最深。一生著述很多,仅医学类著作可达 10 余种。其中《难经经释》^[1](以下简称《经释》)一书,成于清·雍正五年(公元 1727 年),是注释《难经》而作,在历代《难经》注本中也被认为是较好的一种^[2]。徐氏在《经释》中采用以经释经、溯本求源的方法,结合《内经》以解释《难经》经义,并有所阐发,注释简明扼要,立意新颖。如徐氏在《经释·叙》中所云:“以《难》释《经》而《经》明,以《经》释《难》而《难》明。”故名《难经经释》。其“从源及流”等具有代表性的治学特点在该书中体现颇多,本文试从中探讨和挖掘徐氏治学特点,以期对后来研究者略有启发。

1 治学思想,从源及流

这是徐大椿最突出的治学特点。治学之道,一般有两条途径:一为由流而溯源,一为由源以及流,也就是治学的来龙去脉。只有知其本源,才能识其支流,最后方能做到知识融汇贯通。如果由流而溯源,因学术流派纷繁复杂,枝叶繁冗,往往会导致治学者误入歧途,不知所从,“源不得而中道即止”,费时费力。徐氏认识到如此治学莫如由源以及流,寻找源头,以知其所由来,探求支流,以识其所发展,这样既不会导致“中道即止”的窘境,又不会使治学者无所适从,学术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辨,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。

治学讲求“从源及流”有何意义呢?就《经释》一书而言,第一,可以发现《难经》一书中存在的问题;第二,体现了徐氏重视经典,治医不可只求医术、不求医道的思想。徐大椿认为医理之本,源于《内经》。“自古言医者,皆祖《内经》”(《经释·叙》),而《内经》之学,汉代以后出现分流,仓公、仲景、华佗,医术各有所长,宗法要旨虽都不离《内经》,但已师承各别;晋唐以后,流派所分更多,出现了“徒讲乎医之术,不讲乎医之道”的局面,徐氏认为“去圣远矣”,背离了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本源,与“圣人

之学”相去甚远。他认为,“惟《难经》则悉本《内经》之语,而敷畅其义,圣学之传,惟此得以为宗。”但是,二千多年来,历代注家对《难经》却多有曲解,徐氏将原因归结为“经学不讲久矣”,“惟知溯流以寻源……未尝从源以及流也。”以《难经》来解释《难经》,则《难经》并无可议之处,但若“以《内经》之义疏视《难经》,则《难经》正多疵也。”如“十三难”按:“此章答语,俱属经文,并无发明,翻将经文颠倒错乱,使文理次序多不连贯,读者试将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篇》一对观之,其语便显然矣。”又如“二十四难”按:“《经脉篇》云:‘脉不营则肌肉软,肌肉软则舌萎、人中满,人中满则唇反’,极为明白,此云肉则难解矣。”(指“二十四难”条文:“脉不营,则肌肉不滑泽;肌肉不滑泽,则肉满;肉满,则唇反”而言)。因此,以“从源及流”的宏观角度分析《内》、《难》两经的关系,追究医理概念的经典含义,便可发现《难经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,也可以“彰《内经》于天下后世,使知《难经》为《内经》羽翼,其渊源如是也。”

另外,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徐氏治学重视经典、治医讲求医道。徐氏认为《内经》为医之祖,称之为“圣学之传”、“去圣远矣”、“经学不讲久矣”,其重视经典的思想从这些文字中可见一斑。“以《难》释《经》而《经》明,以《经》释《难》而《难》明,此所谓医之道,而非术也”、“徒讲乎医之术,而不讲乎医之道”,这里的“道”,即指中医经典理论,徐氏认为道乃术之渊源,是中医理法方药和辨证论治的渊源。因而他反对治医者学非有本,反对求术不求道,强调治医者应钻研经典著作,掌握中医学术理论,而后精通辨证论治,这也是徐大椿治学的主张。

2 治学方式,以经释经

徐氏在注释《难经》时,采用“以经释经”之法,先申述《内经》本义,“索其条理,随文诠释”,即在《难经》条文中,随文注疏,如《经释·七十五难》:“子能令母实,母能令子虚。木之子火,为木之母水所克,则火能益水之气,故曰子能令母实。水克火,

能夺火之气,故曰母能令子虚。”

对于原文补正的文字,推广的文义,或是旁证,徐氏都加了“按语”,阐明观点,便于阅读。既是“以经释经”,则“总以经文为证,故不旁引他书”。以《内经》经文为证,间引仲景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的内容,以《甲乙经》、《脉经》互相参考。

在运用“以经释经”之法中,徐氏还将各家臆说去除,认为“诸家臆说,总属可去”。“诸家臆说”本为历来注家之通病,而徐大椿却并不以己意作解,徐氏此法实为治学的基本要求。另外,徐氏也不以后人之说证前人,“盖后人之说不可以证前人也”。做学问之人常有将后世之书以证前人之说,或解释前人之说者,其不符作者原意者甚,徐氏这种做法也是考据家法,启示后人在论证古人学说时应当注意。

3 治学态度,严谨公允

首先,徐氏以《内经》来解释《难经》,他采用训诂诠释依照《难经》本文,辩论考证则以《内经》为本,但并不因袭套用前人的说法以作己说。如其在《经释·凡例》中所云:“辩驳处故以崇信《内经》,违众独异,皆前人之所未及”。比如对《难经》中“左肾右命门”之说的解释,徐氏认为命门位于两肾之中,冲脉起始处。“三十六难”按:“愚谓命门之义,惟冲脉根柢足以当之。”并列举《内经》之例辅佐以证,详加论述,“《素问·举痛论》云:‘冲脉起于关元’,关元穴在脐下三寸;《灵枢·逆顺肥瘦论》云:‘冲脉者,五脏六腑之海……其下者,注少阴之大络,出于气街’;《海论》又以冲脉为血海,此其位适当两肾之中,真可称为命之门,其气虽与肾通,然不得以右肾当之。”否认命门在右肾之说。再如,对于三焦“有名无形”说的解释,徐氏认为不可谓其无形。理由如“三十八难”按所云:“况既谓之腑,则明是藏蓄泌泻之具,何得谓之无形?但其周布上下,包括脏腑,非若五腑之形,各自成体,故不得定其象,然谓之无形,则不可也。”

对于有与前人相合之处,也是属“文理相合”之处,徐氏“并非剿说”前人,在这些地方的论述,也是经过“深思体认,通贯全经,而后出之,此处颇多苦心,故条理比前人稍密,则同中仍不无小异”;对于经文有误之处,前人已予以纠正的,徐氏就注明前人的说法,而自己并不袭前人一字,“余无前人一字,如有偶合,非故袭也”。足见其治学之严谨。

其次,对于《难经》条文的诠释,徐氏“别其异同,辨其是否”,十分详细精审。在解释术语时,除了引用《内经》,还引用《说文》的解释进行考证。如《经释·四十六难》:“老人卧而不寐,少壮寐而不寤者,何也?寐,目瞑而神藏也。寤,《说文》云:‘觉而有信’也,盖寝而心有所忆,不能成寐也。”

另外,还引用《隋书》考证出处,如《经释·一难》:“漏下水百刻,按《隋志》刻漏始于黄帝。一昼一夜定为百刻,浮箭于壶内,以水减刻出,分昼夜之长短。营卫行阳二十五度,行阴二十五度,为一周也……”。

对于难解之词及一般术语都随文注释,且简明扼要,通俗易懂。如《经释·一难》:“十二经中皆有动脉,十二经,手足三阴三阳也。动脉,脉之动现于外,如手太阴天府、云门之类,按之其动亦应手是也。”又如《经释·十五难》:“其脉来蔼蔼如车盖,按之益大曰平;车盖,言其浮大而虚也。”

对于医理的阐发,亦条理清晰,说理有据。如《经释·五十八难》:“伤寒有五,有中风,有伤寒,有湿温,有热病,有温病,其所苦各不同……伤寒之脉,阴阳俱盛而紧涩;寒邪中人,营卫皆伤,故阴阳俱盛紧者,阴脉之象。《伤寒论》云:‘脉阴阳俱紧者,名曰伤寒。’”

对于《难经》中某些说法不本于《内经》者,徐氏并不断然下结论否认《难经》,“其说不本于《内经》,而与《内经》相发明者,此则别有师承,又不得执《内经》而议其可否。”可见其治学态度是相当公允的。如“十八难”按:“盖《内经》诊脉之法,其途不一。而《难经》则专以寸口为断,……此必别有传授,不可尽议其非。”又如“五十难”按:“其义亦两经之所无,与前章俱为独创之论。”;再如“四十九难”按:“此真两经之所未发。此义一开,而诊脉辨证之法,至精至密,真足以继先圣而开后来学也。”

4 其他

除上述几点之外,徐氏对问题的指出往往简明扼要,一针见血。如“七十九难”按:“今引经与释经俱改经文,则语复而又难晓,此不精审之故也。”又如“七十四难”按:“而答语乃止言病状如此,与问词全不对准,甚属无谓。”又如“十难”按:“此法甚精妙,亦经文之所未发。”徐氏对《难经》中不符《内经》之处,均做了精当的评论。

5 结语

综上所述,可见医家徐大椿治学严谨、精当、求真、务实的特点。于治学思想,他主张溯源及流;于治学态度,严谨公允,这些优点我们后学应继承发扬,于启迪后学不无裨益。同时,徐大椿为中医学发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加不可忽视。对《经释》一书以及对徐大椿思想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和深入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清·徐大椿. 难经经释[M]. 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1985.
- [2] 张瑞麟. 历代注释《难经》的概况(下)[J].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, 1999,19(1):58-61.

(收稿日期:2007-07-10)